



白色长颈鹿

[英]劳伦娟 (Lauren St. John)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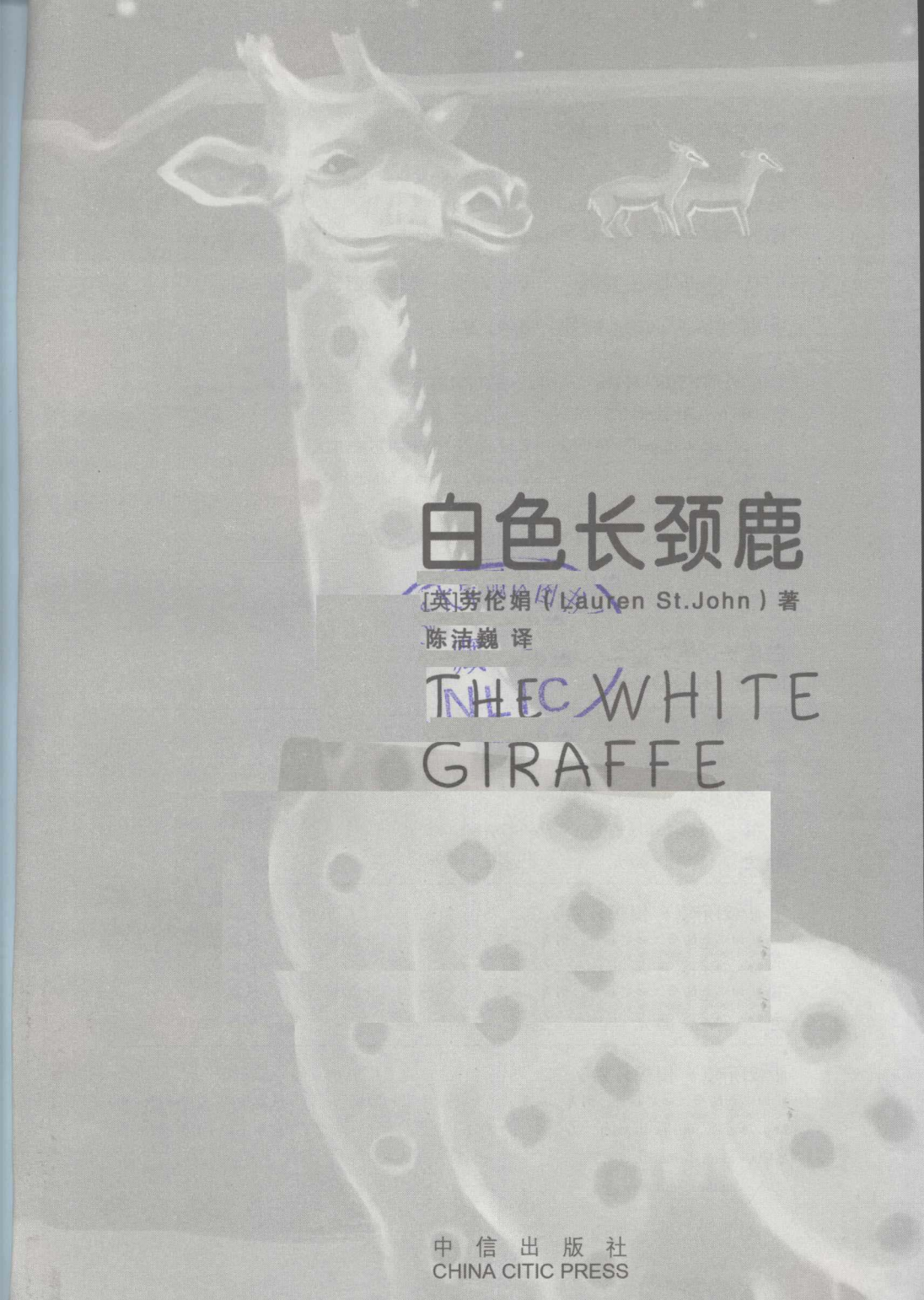
陈洁巍 译

THE WHITE GIRAFFE

一个孤独的英国女孩和非洲野生动物的感人友情



中信出版社 CHINACITICPRESS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large,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giraffe's head and neck on the left, and two smaller deer-like animals on the right. The giraffe has a pattern of dark spots on its neck and body. The deer are also stylized with simple outlines and spots.

白色长颈鹿

[英] 劳伦斯 (Lauren St. John) 著

陈洁巍 译

THE WHITE
GIRAFFE

中信出版社
CHINA CITIC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色长颈鹿 / (英) 劳伦娟著; 陈洁巍译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09.4

书名原文: The White Giraffe

ISBN 978-7-5086-1474-8

I. 白… II. ① 劳… ②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35828 号

THE WHITE GIRAFFE by LAUREN ST. JOHN

© 2006 by LAUREN ST. JOH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ORION CHILDREN'S BOOKS LTD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© 2009 SHANGHAI INSIGHT COMMUNICATIONS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由上海世代文化策划; 策划人: 陈昱, E-mail: shinsight@163.com

白色长颈鹿

BAISE CHANGJINGLU

著 者: [英] 劳伦娟

译 者: 陈洁巍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)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 张: 5.25 字 数: 11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09-2163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1474-8/I · 85

定 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E-mail: sales@citicpub.com

author@citicpub.com

服务热线: 010-84264000

服务传真: 010-84264033

第一章

he White Giraffe

人们常说事不过三，但是马婷却认为这完全取决于你何时开始计算以及何时停止。比如说，有时候三件好事之后就会有一件坏事发生，但事实是那件坏事可能是这世上最糟糕的事情，也可能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。还有一些事情起初让人觉得是坏运气，后来却成为人人都梦寐以求的。无论你怎样去计算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，11岁生日的那个晚上彻底地改变了她的人生。

她再也不可能回去了。

那天是除夕，马婷正在床上睡觉。她梦到了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，那里有着让人无法忘怀的景色。眼前是一片长满了奇异的花和树木的草地。在晴朗的天空下，一座巨山高耸入云，山上是花岗岩的悬崖和苍翠茂密的森林。孩子们嬉笑着穿越粉红色的花丛追逐飞蛾，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鼓声和欢呼声。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马婷有些担忧。恐惧刺痛着她的皮肤。

就在一瞬间，天空开始沸腾，一道汹涌的紫光，以及一片像

厚桌布般青灰色的云从山后升了起来。数秒钟之内天气就从晴空万里变成了阴云密布。有一个孩子突然大叫：“嘿，看我发现了什么！”

一只翅膀受伤的大雁。这些孩子们非但没有去救它，反而折磨它。马婷从来都不忍心看到任何生物受到伤害，她试图去阻止他们，但是在梦里孩子们反而转向攻击她。等到马婷恢复意识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她发现自己正在地上哭泣，受伤的鸟儿躺在她怀里。

之后发生了一些非常奇特的事情。她的双手托着大雁，手所接触到的地方开始变得炙热，一股电流穿过了她的身体。在一团团盘绕的烟雾中，她看见黑人戴着有角的羚羊面具，犀牛喷出火焰，发出像时间一样苍老的声音。她知道他们正在和她说话，但她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。突然，她怀中的鸟儿动了起来。马婷摊开她的手掌，鸟儿振翅飞入紫色的天空。

在梦中，马婷抬头微笑着看天。孩子们瞪着她，目光中交织着恐惧和怀疑。“巫婆！”他们叫起来，“巫婆，巫婆，巫婆！”他们追着她打。马婷抽噎着向山上逃去，进入阴暗的森林。但是她的腿感到无法想象的沉重，钩状的荆棘划破了她的脚踝，而她也云中迷失了方向。在这个过程中周围变得越来越热。有一只手突然抓住了她，她开始不停地尖叫，尖叫……

马婷被自己的尖叫声惊醒，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。外面漆黑一片，几秒钟之后她才意识到刚才睡着了。那些事情一件都没有发生。没有大山，也没有鸟儿，她安全地待在英格兰汉



普郡家里的床上，爸爸妈妈正在走廊对面的房间里熟睡。马婷倒回到枕头上，心还在怦怦直跳，她觉得有点眩晕，而且非常、非常地热。

热？怎么可能会觉得热呢？现在可是冬天啊。马婷突然睁开了眼睛。事情有些不对劲。她伸出手，拼命摸索着床头灯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灯没有亮。她又坐了起来。卧室的门缝下面闪动着一道橙色的光，一缕缕灰色的烟雾正从中滚滚涌出。

“着火了！”马婷大叫起来，“着火了！”

她从床上跳下来，被毯子绊倒了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害怕得哭起来。她用力擦掉眼泪，对自己说要冷静，冷静，不然就不可能活着出去。这时门的一角开始发红、熔化，变得支离破碎，一蓬烟随之涌入了房间。马婷剧烈地咳嗽着。她趴到地上，想找到昨天穿的那件T恤衫，换上睡衣的时候她把它随手扔在了地上。幸好很快她就找到了，她几乎忍不住想要欢呼。她用T恤衫把脸裹起来，手足并用地爬到窗前，把窗子抬起来，向外探出身子，外面夜色正深，暗无星光。她应该怎么做呢？跳下去？

被恐惧包围的马婷呆站着不知如何是好。在下面很低的地方，雪花在黑暗中嘲弄似的闪着光。身后，房间里充斥着烟雾，火焰像工厂的熔炉般在嘶吼。周围酷热难当，变得令人窒息的灼热，她觉得背上的睡衣都快熔化了。窗户是唯一通向外面的出口。马婷把腿跨出窗台，向外探出身子，抓到了一丛常春藤。她手里抓着的常春藤和莨苳一样又湿又滑，一下子就从手中滑落，马婷差一点儿整个人掉了下去。她又试了一次，这一次她抖掉了

藤上覆盖的冰雪，伸手去摸后面可能绕在水管上也可能在墙壁缝里的藤条，总之，任何可以让她抓紧的东西。但是她什么也抓不到！

马婷的眼睛湿了。时间在她和这场灾难的僵持中流逝。她跑回房间，一把抓起床单，把它们打结连在一起，一端绑在离窗户最近的床脚上，没时间去测试它是不是牢固了，她只希望这足以帮她逃生。她快速地爬到了窗户外面，双手紧紧抓着床单做的绳索。她很清楚这长度不足以到达地面，但是至少可以让她离地面近一些。

来自北极的寒风把她的双手吹得像炸鱼排一样僵硬，再也抓不住床单的时候，马婷从空中高高地摔下来，掉在了雪地上。她费力地起身，颤抖着，一瘸一拐地从房子的这一侧绕到门口。她全身都湿透了，一只手腕在隐隐作痛，但当她一转过街角顿时什么都忘了。她被面前骇人的景象惊呆了。她的家变成了燃烧着的人间炼狱。火焰蹿上了每一扇窗户，滚滚黑烟直冲上天。人群聚集在门前的草地上，街上每一座房子的门都打开了，越来越多的人冲过来加入围观。空中响起了尖锐的警报声。

“妈妈！爸爸！”马婷大叫，从房子的一边向门口跑去。

一张张惊讶的脸都转向了她。所有人都吃惊地吸了一口气。隔壁上了年纪的艾伦太太看见马婷冲过草地，她张大了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住在街那头的莫里森先生和太太，惊讶地呆住了，但是莫里森先生是一位魁梧的退役橄榄球运动员，在这紧要关头，他立即反应过来，冲过去一把抓住了冲向火海的马婷。



“让我过去。”马婷抽泣着，尽管她心里明白现在已经太晚了。房子已被大火烧得坍塌下来，再过几分钟就什么也不剩了。救火队赶到了，但他们所能做的仅仅只是把火扑灭。

莫里森太太用手臂环绕着马婷，紧紧地拥着她：“孩子，我很难过，”她说，“我很难过。”其他人也纷纷围拢上来安慰她，莫里森先生则把他的外套披在了马婷的睡衣上面。马婷透过泪眼，看到了冒烟的余烬，消防员喷出的白色泡沫在慢慢褪去的夜色中像宝石一般闪光。就在几个小时前，她还在和爸爸妈妈一起享受她的生日晚餐。他们为她做了煎薄饼，上面放上杏仁、香蕉，还有热乎乎的巧克力汁，卷成圆锥形，这样就可以很方便地用手直接拿着吃了。马婷和妈妈还一起笑话爸爸大卫，他说了太多话，以至于没意识到他手里的薄饼正在往下滴着巧克力汁，滴到了他的衬衫上。只有一件事情现在想起来让马婷觉得奇怪。

当他们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，马婷的妈妈吻了她一下，先上楼去了，马婷和爸爸一起走在后面。当他们到达她的房门前时，像往常一样，爸爸抱了她一下，向她道晚安，他揉揉她的头发，告诉她他爱她。但是那时他又说了些古怪的话。

“你要相信，马婷。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。”

马婷对他微笑，心想爸爸妈妈真是可爱，虽然他们有时候实在有点古怪，然后她就进了自己的房间，完全没想到这是爸爸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了。

完全没想到，她再也看不到爸爸妈妈了。

第二章

The White Giraffe

格里斯先生对马婷说，她将要搬去非洲。确切地说，是南非的开普敦。

“南非！”马婷叫了起来。“为什么是南非？”

“嗯，”格里斯先生说，“你唯一在世的亲人，就住在南非的一个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里。她叫葛雯·托马斯，是你的外婆。”

马婷惊呆了，缓慢地说：“我没有外婆。”

格里斯先生皱起了眉头，他的手伸进口袋里掏出眼镜，重新看了一下手中的文件。“不，没有弄错。我这里还有她的信。”

他把一张乳白的信纸交给马婷。

亲爱的格里斯先生：

感谢您来信哀悼我的女儿薇罗妮卡以及她的丈夫大卫的离世，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我所认识的最好的人。此前我并不知道我女儿指定我为他们的孩子——马婷的法定监护人，如果她发生任

何意外的话。无论如何，我会接受这份责任。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。信中附上了一张到开普敦的机票以及 150 英镑，作为这孩子的花销。我很少去城市，如果您能代为安排为她添置一些适合南非气候的衣服的话，我将感激不尽。

你忠诚的，葛雯·托马斯

信中的某种语气让马婷觉得有些不安。看起来她的外婆对于要接纳她这件事不怎么热情。相反，她显然觉得马婷会成为一个负担，甚至不愿意去为她买一些夏天的衣服。她是喜欢马婷的父母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喜欢马婷。那么她的外公呢？信里完全没有提到他呢。

马婷把信交还给格里斯先生。“我不去，”她说，“她根本就不想要我，我才不要跟一个不喜欢我的人一起生活。我宁可用回形针刺瞎自己的眼睛。”

格里斯先生惊慌失措地看着她。这可真是个糟糕的早晨，他有预感事情会变得更糟。他的上司是怎么回事，怎么净给他这种麻烦事做？

“但是托马斯太太是你的法定监护人啊。”他试图解释。

“我不去，”马婷固执地重复说，“你不能强迫我去。”

格里斯先生把那些纸胡乱地收在一起，在这过程中还不小心打翻了一杯水。“我会回来的，”他对马婷说，顾不上文件都湿了，浸了水的墨水字都褪了色，“我得去打个电话。”

马婷坐着，看着格里斯先生办公室里被烟熏得发黄的墙纸，



她装做很勇敢的样子，可心里害怕极了。过去的几周她一直恍恍惚惚的。火灾后最初的五天，她和莫里森一家待在一起，直到他们的儿子从大学橄榄球巡回赛中返回。然后她搬到了她妈妈的一个朋友家，而这位朋友对于一个沉浸在悲痛中的孩子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最终，她被送到她的英文老师，罗斯小姐家。罗斯太太会一直照顾她，直到决定她将要去哪里。她每到一处，人们总是报以过分灿烂的笑容，给了她很多有帮助的建议。但只要她一转身离开房间，她就能听到那些压低了嗓音的窃窃私语，中间夹杂着“孤儿”、“一个人”、“孤零零”之类的字眼。

马婷很伤心，无暇顾及这些。大部分的时间她走来走去，感觉就像落入了一口无底的深井，吃不下，睡不着，哭不出来。她反复问自己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她活了下来而爸爸妈妈却没有？消防队员赞扬她的勇敢，对她说，她所做的都是对的。他们说，如果她打开房门，哪怕是打开一条小缝，她就会马上被火焰吞没。但她没法不感到内疚。而接下来还要发生什么？她真地要被送到南非的一个陌生人家里去吗？

就在这个时候，她看到格里斯先生桌子上有一个淡黄色的信封，看起来很眼熟。她把它拿起来，研究背面的地址。地址是用蓝色的墨水笔写的，字迹工整：葛雯·托马斯，萨乌博纳野生动物保护区，东开普敦，南非。马婷在记忆中搜寻。她曾经在哪里见过同样的笔迹？她想起来了。自从她记事以来，她记得妈妈每个月都要拆开同样的信封。妈妈从来没跟她提起过这些信，但是马婷总是发现她读了信之后会有点变化。她更爱笑了，更容易

被快乐感染。对马婷来说，相比现在这样孤独而迷惑地坐在格里斯先生那堆被弄脏的文件中，想到妈妈从来没有对她说过这信是外婆写来的，从来都没有提过她还有个外婆这件事更令她不安。这件事需要如此保密吗？

马婷想着信上的签名：葛雯·托马斯。这名字听起来就很严厉。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是她的外婆，更不用说还要叫她外婆了。她甚至都不能想到她叫葛雯。不知是什么原因，这个名字——葛雯·托马斯，深深地印在她的脑子里了。

格里斯先生摇了摇头，回到了办公室里。“我恐怕你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。”他说，“我正在想办法，为你在布莱克雷上城的儿童之家找到了一张床位——”

“算了，”马婷打断了他，“我还是决定去南非了。”

格里斯先生闻言长长地舒了口气。“哦，”他说，“那就都解决了。”

马婷很快就发现，她周围的所有人对此反应很激烈。“非洲的野生动物保护区，”罗斯小姐敬畏地说，“想想看，你接下来的生活会像狩猎旅行一样。”

莫里森太太则似乎坚信她会被老虎吃掉的。“你一定要警惕啊，”她告诉马婷，“但是，那会是怎样的一段历险啊！”

马婷垂下眼睛。莫里森太太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人，但说到动物世界她知道得显然不多。“非洲没有老虎的，”马婷不得不一再提醒她，“除了在动物园里。”

但除此以外，马婷自己对非洲的了解也非常少。她所能够想



象得到的，也无非就是一片辽阔的黄色草原，雨伞树、芒果、黑色的脸和烤死人的烈日。她怀疑野生动物是不是真的会在街上晃来晃去。那她是不是可以弄一只当宠物呢？马婷的妈妈对动物过敏，所以总是不许马婷靠近它们，但在她很小的时候她就渴望养一只宠物。也许，她能弄到一只猴子。

这时她想起了外婆来信上的语气，而那种破碎无望的感觉又回来了。听起来葛雯·托马斯可不像一个会同意在她的起居室里出现一只灵长类动物的人。马婷现在什么也不知道，她的外婆完全有可能住在一间茅草屋里。

在学校里，大多数的同学好像完全忘记了，她去非洲是因为她的家被烧毁了，她别无选择。“你真幸运啊！”他们不停地对她说，“你会学会狩猎，还有其他了不起的本事。太酷了。”

听听他们说的，马婷想，搬到非洲的好处，也许在于她将永远不用再踏入这所讨厌的中学了。她和这个地方合不来。仔细想想，她一直都和这些孩子合不来，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倒没什么，因为他们是她最好的朋友。爸爸是个医生，每天要工作很长时间，但是在夏天他会放下工作休假，他们一起去康沃尔野营，在那儿妈妈画画写生，她和爸爸则去游泳或者钓鱼，他还会教她一些救生的知识。每个周末，不管下雨还是晴天，他们总是过得很快乐，就算只是做薄饼也很开心。现在一切都结束了，只在马婷的心里留下了一个洞。

周六早晨，飞往开普敦的前一天，罗斯小姐带她去伦敦的牛津街买些夏天穿的衣服。天上下着灰色冰冷的雨，整条街变成了

汹涌的顾客和游客的海洋，大家都拼命挤来挤去，手里的雨伞戳着彼此的眼睛。但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降低罗斯小姐的热情。

“看看这些可爱的短裤！”在他们向商店挤去的时候，罗斯小姐对马婷说：“多棒的一顶棒球帽啊！”“哦，我想你穿着这件红色条纹的T恤会很好看的。”

马婷觉得很不舒服，她对未来茫然无知，感到害怕，觉得胃就像一口煮开了的锅，嘴唇也发干。当罗斯小姐不停地向她展示衣服时，她会说：“嗯，很好。嗯，我相信这件一定很合适。”

最后她买了两条卡其布的短裤，一条牛仔裤，四件T恤，一顶棒球帽和一双结实的驼色的远足靴。整个过程中，她唯一一次的反对，是在罗斯小姐坚持要买条裙子的时候。马婷留着棕色的短发，长着一双明亮的绿眼睛，自从五岁起她就拒绝穿裙子了，自然这个时候也不想穿什么裙子。

“如果没有适当的保护，我会被蛇咬的。”她对罗斯小姐说。

“但是，你穿短裤的话不也同样有危险吗？”她的老师抗议说。

“那不一样，”马婷说，“你看哪个探险家不穿短裤？”

那天晚上回到汉普郡，罗斯小姐为马婷做了一顿告别晚餐：烤鸡和炸薯片，花园里种的豌豆，手工做的约克郡布丁，还有洋葱浓汤。莫里森先生和太太也来了，莫里森太太送给马婷一架双筒望远镜。

“能帮你发现大猫（老虎）。”她对马婷说。

莫里森太太又给了她一大块手工巧克力蛋糕，她很感动，小



心地把蛋糕装在一个午餐盒里，让她带着路上吃。

“亲爱的，我希望你过得幸福快乐，”莫里森太太动情地说，“记住，你在这里永远都有个家。”

莫里森先生咕哝着表示同意。他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，但是当他太太转过去感谢老师做的这顿饭时，他伸手到外套口袋里拿出来一个雕刻着花纹的木盒。“为了你的安全。”他低声说，说着把盒子交给了马婷。然后他打开了车门，发动了引擎。

“好了吗，亲爱的？”他招呼莫里森太太，“那么，再见了，马婷。”

那晚，马婷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，打开了那只盒子。在里面她发现了一支粉红色手电筒，一把瑞士军刀以及一套救护用具。她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她把每一样东西都摊开摆在床上，有好几分钟，她入迷地读着盒子里随附的一份求生手册。每个人的慷慨都令她感动。过了一会儿，她仔细地收起了礼物，关上灯，躺在床上。明亮的月光透过窗子，在地板上照出一条银色的通道。

明天晚上就要飞往非洲了，一种她甚至还无法想象的生活就要开始了。无论好还是坏，命运已经把通往过去的门彻底关上了。

